

“回头率”与“点头率”

陈鲁民

漂亮的外貌能带来“回头率”，颜值越高回头率也越高。还有一种“点头率”，则是我的发明，即一个人在人群里被肯定的几率。如果人群中，每三个人就有一个对你点头称道，就是高点头率。如孔子、孟子、老子、诸葛亮、王阳明、戚继光、郑成功、左宗棠等。

为了提高回头率，美女们不计成本，上街前要花几个小时精心化妆，描眉画眼，还要搭配好服装首饰，以求人人注目，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而要提高点头率，则要拼搏奋斗，努力创业，孜孜矻矻，殚精竭虑，用成就立人设，拿业绩打天下。只要你硬货够多，水平够高，点头率自然会扶摇直上，惊艳四方，且可持续久远。

有没有回头率与点头率，两率合一

的？当然有，西晋的潘安颜值天下第一，回头率无人可及，出门坐的车常被围观的女子扔满水果。他的文章同样让人佩服不已，《秋兴赋》《闲居赋》《怀旧赋》等，无不精彩纷呈，气象万千。同时期的左思，虽然人极丑陋，面目狰狞，回头率可归零，但文赋之精美，却令人佩服之至，《三都赋》问世后，豪贵之家竞相传写，以至于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人点头称道。

回头率是自然属性，往往与时间成反比，时间越长，年纪越大，回头率就越低，甚至最后趋近于零。点头率是社会属性，与时光成正比，岁月越久，点头率就越高。

今天的文艺明星，样貌出众者比比皆是，回头率居高不下，但演技精湛者却不是很多。须知，岁月最先败美人，颜值

会每况愈下，回头率自然也会“跌跌不休”。美人迟暮是早晚的事，任谁也挡不住，打什么针也没用。从长计议，不如下功夫精心打磨演技，努力提升艺术水准。这样，或许颜值与回头率会下降，但演技与点头率却会提高，越老越会演戏，也越受欢迎，越被人佩服，或被人称一声“老戏骨”，甚至被推崇为表演艺术家也不无可能。

人生在世，颜值受之于父母，回头率主要拜他们所赐，再高也没什么好骄傲的。点头率则是自己一刀一枪拼出来的，一砖一瓦垒出来的，虽来之不易，但更有意义，更让人服气。如果父母没有遗传给我们高颜值，也没有高回头率，那就更要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干出超人的业绩，拿出傲人的成就，提升自己的点头率。

长在柚子里的鹅蛋

张军霞

周末，我带女儿到朋友小青家去玩，她刚收到快递，正在拆纸箱。箱子里放了20多个柚子，可能是担心路上颠簸碰撞，柚子之间塞满了柔软的纸巾。

小青是从南方嫁到我们这里的，这应是她父母从老家寄来的特产。没等我询问，小青已经拿起了一个大柚子，奇怪的是，每个柚子的外面还缠着好几层透明胶布。我好奇地问：“这是什么？”“我也想知道。”小青说着，动手把胶布撕了下来。这时，柚子竟“自动”从中间裂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并不是果肉，而是一个大大的鹅蛋！

“天啊，鹅蛋居然不是鹅生出来的，而是在长在柚子里面的！”女儿被这一幕惊呆了，她伸出小手去摸鹅蛋，似乎要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女儿这番话把小青逗乐了，她笑着解释：“我小时候身体比较虚弱，医生说我需要增加营养，最好每天吃一个鸡蛋。家里本来喂着一群鸡，有的是新鲜的土鸡蛋，可天天吃鸡蛋，我很快就吃烦了。我爸就在家又喂了鸭子和鹅，说这样我就可以轮流吃三种蛋。前几天，我爸跟我视频通话时还说，家里又攒了好多鹅蛋，可惜我离家太远吃不着。没想到为了给我寄鹅蛋，他竟然想出了把它们装在柚子皮里的办法……”

小青笑着笑着，声音突然低下去，眼睛也湿润了。她这是想家想老爸了！那天回家时，小青坚持送给我几个柚子皮包裹着的鹅蛋。走到家门口时，遇到一个老同学，我给她讲了鹅蛋的故事，她拿出手机给我看一张照片：同样是一个纸箱，箱子里装着一层层的土鸡蛋，每个鸡蛋外面都套着网格的泡沫包装袋，袋子和袋子之间的空隙里则塞满了谷糠……

“我这里有版本相似的故事。我这阵子工作特别忙，好几个月没回老家了。我爸托邻居给我捎来一箱土鸡蛋，他担心鸡蛋在路上被磕碰坏了，专门用吃完水果剩下的这种泡沫袋，把鸡蛋一个个包起来，再把谷糠放进去减震……”

无论是装在柚子里的鹅蛋，还是用泡沫袋精心包裹的土鸡蛋，都包含了父亲对远方女儿的无尽牵挂。他们的爱，虽未言明，却悄然隐藏在这些细致入微的举动中。父爱，往往就是这样静默却深远，让人在感受到的那一刻被深深触动，心头一暖，眼眶一热。

网络新词语

精装朋友圈和毛坯人生

王锦辉

这两个网络热词形象地描绘了现代人在社交媒体与现实生活中的对比状态。“精装朋友圈”指的是经过精心挑选后呈现在大众眼前的内容，照片和文案均在展现生活中最美好的一面。“毛坯人生”则是指在“精装朋友圈”之外的现实生活，它未经修饰、更为真实和原始，包括完美与不完美、快乐与痛苦。

“精装朋友圈”可以满足人们在社交媒体上追求认同感和满足感的心理需求，但同时也可能带来一定的社交压力和焦虑。因此，我们要学会正视自己，接纳自己，认识到真正的幸福并不来自于外界的认可，而是源自内心的平静与满足。



又食柳芽

张树民

同窗小聚，开餐馆的发小指着一道菜说：“这道菜叫‘童年记忆’，点的人特别多。我们小时候曾用它充饥，大家还记得吗？”

嫩芽三四片，围绕着未绽的花苞，翠翠的，柔柔的，色泽诱人。尝一口，脆嫩嫩，一丝丝清苦弥漫口腔，清鲜爽口，清香之气，令人醒脑。这形状、这味道，是流淌在血液中的记忆，尽管数十载时光逝去，童年往事却越发清晰。“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贺知章赋予诗情画意的“细叶”，便是这道菜的主角。只是，春风还未裁出细叶，恰好“翠线晴风绽柳芽”，柳芽鲜嫩，这未免有几分奢侈，但诗情与美食，总是互相激赏，惹人思绪悠长。

“柳色黄金嫩”，李白一出口，柳芽就成了美的化身。柳芽是柳树初生的嫩芽，颜色淡绿微黄，在花絮未开之前采食，最佳。古人也识柳芽味，明朝谢肇淛在《五杂俎·物部三》里说：“北方柳芽初茁者，采之入汤，云其味胜茶。”

又食柳芽，与孩童时代的心境完全不同。上世纪70年代初，我虽然不到10岁，但担负着爬柳树将柳叶与“柳树狗”的重任。“柳树狗”，其实是柳树果实的胎苞，一串串的，形同犬牙，故得名。据说柳叶和“柳树狗”能抗菌消炎，还能抗氧化，两者初生总是相簇相依，难分难解。而一旦“柳树狗”成熟，便化作飘飘柳絮去追梦，柳叶却坚守始终。那会儿，将柳叶和“柳树狗”仅为果腹，以补充口粮之缺，其他功效，有谁理会呢？现今食柳芽，是享受大自然的馈赠，须慢慢品味。

采摘柳芽，我总感觉有几分残酷。那时，大家总是宽心地想，不要担心将柳芽和“柳树狗”会伤害柳树，柳树最皮实，生命力旺盛。的确，柳树不惧土地贫瘠，也不惧旱涝。无论河滩、沟渠旁，无论路边、地头，更无论城乡，有心插

柳也好，无心插柳也罢，柳“栽子”入地，不出数载，不仅能奉献柳叶和“柳树狗”充饥，还会洒下一片阴凉。我联想，面对小伤小害，柳树大约是靠内敛而自愈的吧？反正，对柳树的愧疚和敬意，我一直匿于心底。

而今又食柳芽，更多的是回味世事沧桑的滋味。同样是拌柳芽，今昔之变，让柳芽的味道变得泥云有别。过去，采来柳芽和“柳树狗”，仅仅焯水再泡一泡，曝出水分，撒上盐拌匀即成，倘若再拌入蒜泥，已显奢侈。那时拌柳芽虽简单而粗放，却能助人度过饥饿。现今的拌柳芽，调料不仅有蒜泥，而且加入了香油、花椒油以及糖、香醋和海鲜酱油，更显鲜嫩多汁，简直是不可多得的美味。

“你这拌柳芽，哪是‘童年记忆’，分明是‘童年梦想’。那会儿能尝到这种滋味，恐怕梦里都难得。”梅片尽飘轻粉屑，柳芽初吐烂金铄”，唐朝诗人皮日休对柳芽如美酒的描绘，真是如梦未醒。”我接着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采摘柳芽没破坏自然环境吧？若是‘偷’来的，咱可不吃！”

发小忽地推开窗，向外一指笑着说：“请仔细瞧瞧，这几亩河滩地我承包了，种的全是柳树，人称‘柳园’，餐馆用的柳芽都产于此。放心品尝吧，绝对绿色天然。”

我提议，按小时候的做法，重拌一盘柳芽，权作再尝尝童年的滋味。柳芽、盐和少许蒜泥相拌，地道的老滋味。我鼓励大家动筷品尝，想象着一扫而光的场景。不料，每人只下一箸，无论我再如何鼓励，并无入问津。

有人冲我说：“回头路走不得，‘回头苦’有谁愿意吃？难道你想吃？”我若有所思，世人奋斗向前，不就是盼着日子过得更加甜美吗？于是，我回道：“没人想吃‘回头苦’！”



文与图

冯磊

《新唐书·杨绾传》中描述杨绾好学的文字，有“独处一室，左图右史”的名句。这句话把“图”与“史”并列，客观上说明了图片与文字的辩证关系。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读书成了读文字的代名词。文被推崇备至，而图则处于从属的地位。在古代，似乎并不完全是这样。古籍《山海经》中，每隔几段文字都要配上一幅插图。这些插图，多是神兽或山川河流的模样。古人认为“口说无凭”，往往“有图为证”，视觉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金庸写武侠小说，为增强故事的画面感和戏剧性，也习惯使用插图助兴。1986年前后，内地中学生中间传阅着分拆装订的《射雕英雄传》。其中有幅单页黑白插图，讲某习武者蹲上柳树，向后发力，借柳树的韧性箭一般穿过河面，颇具传奇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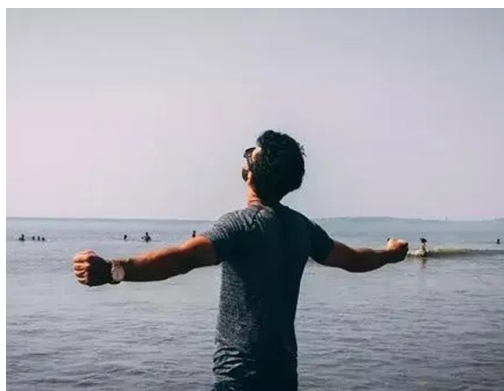
鲁迅作《连环画琐谈》一文，提到以前民间曾有名为《智灯难字》或《日用杂字》的图画书。他说，这些书是“一字一图”。其样子，应该与今天孩子们用的识字卡差不多。

以上种种，说明一个问题：图片不是文字的敌人，而是互为帮衬的兄弟或伴侣。

20世纪90年代，各类报纸杂志大量使用精美的图片，写字者随即惊呼“图片时代”来临。之后，各大媒体的摄影记者身价攀升，收入也水涨船高。现在好了，小视频时代来了。人类的眼球有了新的着陆点，文字和图片统统后退一步，剪辑和小剧本成为显学。只是，小视频之后，又会流行些什么新东西呢？

一个普通人

杨福成



那天中午，我刚从北京回济南，他就给我打电话：“哥们儿，我在济南呢，有急事儿找你，快给帮个忙吧。”我说：“什么事这么急？”他说：“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我现在要请一个客户，需要两千块钱，我这到你家门口拿去，你给我准备一下。”

那时候网络不发达，没有微信转账，两千块钱也不是一笔小钱，可还没等我说话，他就挂了电话。说啥呢，他是我的好哥们儿、好同学。没进家门，我就赶紧去附近的银行给他取现金。现金刚取出来，他就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到我家门口了。

我把钱递给他，他诚恳地说：“哥们儿你放心，这钱我明天就还你。”我说了句“放心”，然后就看着他钻进了出租车，一溜烟地远去了。从那之后，就没有了他的音信，电话打不通，人更是见不到影。

直到多年以后，他又出现了，说日子不好过，让我请他吃顿饭，并且还让我把他的打车费给报了。他说：“这些都是小事儿，我们是好哥们儿，你不会介意吧？”我请他吃了饭，他一抹嘴走了。当然，上次借钱的事，他一个字也没提。

曾经和几个人讲过他的故事，他们都说，那不行，你得向他借钱，这种人就是无赖，不能再借给他钱、请他吃饭了。可我过后想想，有点糊涂，他，究竟是谁？他是我的同学？我的好朋友？好哥们儿？其实，都不是，他只是个普通人。

我们身边很多的人，都是普通人。他们和我们之间，陌生里带着熟悉，熟悉里夹杂着陌生。